

美国的崛起史

就是一部侵略扩张史(上)

美国历史学家、马萨诸塞大学波士顿分校高级讲师保罗·阿特伍德在《战争与帝国：美国的生活方式》一书中写道：美国的历史是一个充满战争和扩张的历史……战争是美国人的生活方式。这种“好战”因子自美国建国之初就已经显露苗头，并逐渐壮大。

1776年7月4日，北美13个殖民地宣布脱离英国独立。此时，美国领土只有大西洋沿岸13个州的面积，约80万平方公里。如今，美国国土面积是当年的10余倍，位列世界前四，而且，通过控制全球海洋版图上的多处战略要地和建立军事存在，美国拥有了全球霸权。在扩张领土和势力范围、成为全球霸主的过程中，美国不断宣扬所谓

的“天定命运论”“美国例外论”，但这丝毫不能掩盖其侵略性和掠夺性。

“昭昭天命”的残酷

美国领土的迅速扩张，对美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为美国迅速走上超级强国的发展道路和称霸世界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19世纪百年间，美国领土从大西洋沿岸扩张至太平洋沿岸。”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龚婷对本报说，“1803年，美国从法国手中购入路易斯安那。1819年，美国从西班牙手中获得了佛罗里达。19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通过美墨战争获得了德克萨斯、新墨西哥和加利福尼亚，在这期间美

国又从英国手中获得俄勒冈。1867年，美国从沙俄手中购入阿拉斯加。1898年，美国吞并夏威夷。”

正如浙江外国语学院美国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王鹏对本报指出的：“美国的领土扩张过程中，不乏找借口发动战争、强行‘购买’、武装强占等手段。”其中，美墨战争尤其值得研究。“美墨战争是在西进运动和领土扩张中，美国对墨西哥发动的一场侵略战争。这场战争不仅使美国先后获得了约23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还大大扩展了美国工业化进程中所需要的市场。而这对墨西哥而言却是一场灾难，不仅剥夺了其超过一半的领土面积，还大大迟滞了其现代化进程。”龚婷说。

美墨战争期间，大洋彼岸的马克思指出了战争的另一个目的。作为旁观者的他，在《北美内战》一文中如此评价美墨战争的本质：“美国南部为了确保它在参议院中的势力、并且通过参议院来确保它对美国的领导权，就需要不断成立新的蓄奴州。”

在美墨战争中，美国付出的代价之低、获得的战利品之多、对独立国家墨西哥的伤害之大，令人

叹为观止。更令人瞠目的是，美国为自己的侵略行为找到了冠冕堂皇的借口。1845年，一位名叫约翰·奥沙利文的美国撰稿人在其创办的杂志《民主评论》上，发表了一篇臭名昭著的题为《兼并》的文章，以“上帝”为名，为美国在美洲大陆上的侵略与扩张寻找合理性。奥沙利文将扩张行为称为“实现在上帝赋予的这片大陆上为每年增加的数百万人口自由发展而扩张的天定命运”，美国领土扩张不仅不是非道德的侵略，反而是为了实现“自由”的光荣任务。“天定命运论”19世纪在美国大行其道，支持者认为美国必须扩大领土与势力范围，并传播其价值观。

这也让人得以窥见美国的行事风格。龚婷说：“美国通过所谓的‘天定命运论’为其武力扩张领土的‘合法性’做注解，但这丝毫不能掩盖美墨战争的侵略性和掠夺性。所谓‘昭昭天命’就是指美国建立国家、扩张领土、建立民主自由制度等都是‘天定’的。这种观念长期而深刻地影响了美国的对外行为，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为美国的扩张主义（不论在领土上，还是在观念和制

度上）披上了‘合法性’外衣。”

印第安人的血泪

建国后近百年时间里，美国通过西进运动等政策，或威逼利诱原住民签署条件不平等的土地转让协议，或发布行政令强迫原住民迁徙，或直接动用武力屠杀、驱赶。通过种种不光彩的手段，美国政府从原住民手中夺去了约6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约占美国国土面积的2/3。在白人殖民者到来之前，印第安人几乎分布于全美各处，如今却在东西海岸主要大城市难觅踪迹。时至今日，在广袤的美国国土上，原本属于原住民的家园已经无迹可寻，只剩零星的“保留地”见证着他们遭受歧视、被边缘化的悲惨遭遇。可以说，美国的领土扩张史也是美国原住民印第安人的血泪史。

1830年，时任美国总统安德鲁·杰克逊签署《印第安人搬迁法》，授权联邦政府将印第安人从密西西比河以东迁移至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印第安领地”。虽然这部法律写着政府在与印第安人谈判时要采用公平、和平的方式，但实际上，美国政府经常无视这些条文，采取强制手段迫使印



1836年圣哈辛托战役墨西哥战败，墨西哥总统桑塔·安纳向受伤的美军统帅塞缪尔·休斯顿投降的一幕。图为威廉·亨利·哈德尔的画作《桑塔·安纳投降》。（来源：国家人文历史）